



寶命全形論篇第二十五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

字全○字

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君王眾庶盡欲全形形之疾病

字挈起○下半節

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於骨髓心私慮之余欲鍼除

字挈起○後半篇○

○接敘病字

其疾病爲之柰何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

器津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敷者其葉發病深者其

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

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

林億云詳岐伯之對與黃帝所問不相當別按太素云夫

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陳

者其葉落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異楊上善注云言欲知病徵者須知其候鹽之在於器中津液

洩於外見津而知鹽之有鹹也聲嘶知琴瑟之絃將絕葉落者知陳木之已盡舉此三物衰壞之徵以比聲噦識病深之候人有聲噦同三譬者是為府壞之候中府壞者病之深也其病既深故鍼藥不能取其皮肉血氣各不相得故也以上為第一節從初生說到病即接發病字一段其鍼字乃隨手為後半篇安根非病鍼并提而下分應也收處帝曰余念其如懸崖勒馬後數段收筆均用此法

痛心為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以為

殘賊為之柰何岐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

合氣命之曰人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知萬

物者謂之天子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天有寒暑人

有虛實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

之理者聖智不能欺也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能

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呿吟至微。秋毫在目。此後半篇

之第一段敘所以能用鍼之本領

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

氣別為九野分為四時月有大小日有短長萬物並

至不可勝量虛實呿吟敢問其方岐伯曰木得金而

○五行之相制○謂用鍼之義○亦不外此也○

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

○接○入○鍼○字○總○提○一○筆○

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故鍼有懸布天下者五黔首

其餘食莫知之也一曰治神二曰知養身三曰知毒

藥為真四曰制砭石小大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五

總束○一筆

陪一筆

法俱立各有所先今末世之刺也虛者實之滿者泄

○折○入○正○義○以○起○下○段○筆○致○

之此皆眾工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

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

此第二段敘鍼

法之功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

用也

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鍼眾脈不見眾凶弗聞

外內相得無以形先可玩往來乃施於人人有虛實

五虛勿近五實勿遠至其當發間不容曠手動若務

鍼耀而勻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

適乃惚恍須臾之義謂觀鍼見其烏烏見其稷稷從

下之氣出入頃刻之變見也

止乎其所不得不行

見其飛不知其誰伏如橫弩起如發機帝曰何如而

虛何如而實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其虛

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

駿馬蹀躞

手○如○握○虎○神○無○營○於○眾○物○  
逐段皆用短句勒住此獨用長句以舒其氣以束通

篇此乃天籟并非有意爲之此第三段敘用鍼之妙也

筆法鬆秀氣清而腴與靈蘭秘典篇同○此篇雖  
論鍼法而詞義曉暢足供玩味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characters are faint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八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

○提明本意○起

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岐伯

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擊○起○全○篇○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

擊起前半篇

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

○四○項○直○立○筆○力○堅○凝

之○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

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沈○月始生則

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

○頓○一○句○束○上○起

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

○下○正○接

調血氣也○是以天寒無刺○天溫無疑○月生無寫○月滿

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因天之序○盛虛

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故曰月生而寫是謂藏

開合生動

虛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月郭空

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沈以留止外虛

內亂淫邪乃起

此段敘日月之候反復詳明筆致圓潤

帝曰星辰入正

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八正者所

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四時者所以分春秋

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

犯也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

則傷五藏工候救之弗能傷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

也

此段敘星辰四時八正之候筆致靈活無比以上為前半篇敘鍼道之法天也

帝曰善

先繳清上○節

挈起中○半篇

其法星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者。岐伯曰。法往

○叫、醒、下、義、

以下即註○鍼經也

古者先知鍼經也。驗於來今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

虛盛。以候氣之浮沈。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觀

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以

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沈。參伍相合而調

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於冥冥焉。通

於無窮者。可以傳於後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

而不形見於外。故俱不能見也。視之無形。嘗之無味。

故謂冥冥。若神髣髴。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正邪

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

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此段

詮釋法古大義畧作停頓却將補寫另詮筆致斷續自然生情帝曰余聞補寫未得

噴一醋

其意岐伯曰寫必用方。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寫必用方。其氣而行焉。補必用員。員者行也。行者移也。

刺必中其榮。復以吸排鍼也。故員與方非鍼也。故養

神者必知形之肥瘦。榮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

神。不可不謹養。此段詮補瀉之義。以上為中半篇。詮鍼經之要旨。亦在合於天光也。

帝曰。妙乎哉論也。合人形於陰陽四時虛實之應。冥

山斷○雲連從容大雅

起下

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

謂形。何謂神。願卒聞之。岐伯曰。請言形。形乎。形目。冥

冥問其所病。索之於經。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

情。故曰形。帝曰。何謂神。岐伯曰。請言神。神乎。神耳。不

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

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三部九候為之

應起筆作○收

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也

此爲後半篇是補敘形神之義也本上文甲裏文字而抽

出以申  
明之

筆致秀腴與前篇同



離合真邪論篇第二十七

遠遠說來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

十一篇。余盡通其意矣。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

上調下。以左調右。有餘不足。補寫於榮輸。余知之矣。

此皆榮衛之傾移。虛實之所生。非邪氣從外入於經。

領邪字

也。余願聞邪氣之在經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岐

從天地說入

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數。必應於天地。故天有宿度。

地有經水。人有經脈。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

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

接○到○人○身○用○提○振

經水波涌而隴起。夫邪之入於脈也。用單筆承之筆寒則

文氣○便開展

○應邪字

血凝泣暑則氣淖澤虛邪因而入客亦如經水之得

○可、見、動、脈○非、即、經、脈、矣、此、句、承、經、脈

風也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其行於脈中循循

○此、承、動、脈、

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其

總一筆○

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為度從而察之三部九候

入治法○引到寫

卒然逢之早遏其路吸則內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

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為故候呼引鍼呼盡乃

○叫、醒、寫、字○

○接敘補○字是寫中之補

去大氣皆出故命曰寫帝曰不足者補之柰何岐伯

○非正補也○不與○寫字對○待是承上文○說下的口○氣

曰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抓

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呼盡內鍼靜

○語○妙○天○下○

○鍊○字○

以久留以氣至為故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其氣以至

○極○精○

適而自護。適義詳寶命全形篇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

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以上第三節論病論

治已備矣。下二節一申前義。一推論餘義也。帝曰。候氣奈何。岐伯曰。夫邪

去。絡入於經也。舍於血脈之中。其寒溫未相得。如涌

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故不常在。故曰方其來也。必按

而止之。止而取之。無逢其衝而寫之。真氣者。經氣也。

經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故曰候邪不

審。大氣已過。寫之則真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

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不可挂以髮者。

待邪之至時。而發鍼寫矣。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其

病不可下。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  
故曰知機道者不可挂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此  
之謂也。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  
盛血而復其真氣。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處也。推之  
則前引之則止。逆而刺之溫血也。刺出其血其病立  
已。帝曰善。然真邪以合波隴不起候之奈何。岐伯曰  
距、上、敘、起、此、敘、久、病、之、診、法  
審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察其左右上下相  
失及相減者。審其病藏以期之。不知三部者陰陽不  
別。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人。調之中  
府以定三部。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雖有

